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六八號

訂報地址：各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臨縣劉家圪墶、柳溝等村

貧僱農還沒當了家　壞蛋流氓破壞土改

窯坪塌李家塔行政村貧僱農會議上揭發後分別予以處理

（臨縣訊）十一月二十五日，窯坪塌、李家塔兩行政村貧僱農會議上，揭發了劉家圪墶舊「幹部」劉汝功等破壞土地改革的嚴重事件，引起到會全體貧僱農無限激憤，一致認爲這是「奸臣篡位」，有的說：「咱貧僱農還沒當了家啊！」「舊幹部這樣搗鬼，野鬼們還想搶咱江山哩！」當即派人把劉汝功、薛貴兆、劉根成等扣至大會，分別予以嚴重處罰。

劉家圪墶農會幹事劉汝功包庇地主富農　打擊貧僱農竊取鬥爭果實

劉家圪墶舊農會幹事劉汝功，外號人叫「毛鬼神」，原是貧苦農民出身，但幾年來藉幹部地位佔羣衆的便宜，貸糧、貸款、義倉他吃頭一份，軍火田打的糧，他也偷着吃，並竊取羣衆鬥爭果實。十月中，柳溝等十三村羣衆自發鬥爭惡霸地主惡霸郝尚玉後，窯坪塌、李家塔兩行政村千餘羣衆向地主階級進行聯合鬥爭中，他一不是委員，二不是代表，却把羣衆卡得緊緊的，連土地改革聯委會委員郝應全（貧農）在村中都不敢說話。他把他兄弟劉正保，小兒子李平娃，妻伯伯李育秀都弄到翻身委員會裏包辦鬥爭。有一天，貧農郝同到外村去起地主隱藏的財物，因天氣冷，穿了鬥出地主劉紹英的一件皮襖，劉汝功看見了，卡住就訓了一通：「這是羣衆的東西，誰叫隨便穿，給惹上亂子。」可是他自己身上穿的皮襖，却是羣衆的鬥爭果實，裹好被子、好條子（褥子），拿回家去，一家人舖上蓋上，羣衆便質問他：「你身上就沒亂子了，就惹不上了？」事情一吵開，大家就把他包庇地主富農、竊取果實的底子揭開了。第一件：富農劉永厚和他兄弟冬兒子，夥喂四十二個羊，羣衆不准他賣，劉永厚就偷着送了劉汝功一隻大母羊，劉汝功便包庇他偷賣了十三隻。第二件：富農李丕烈，在兩行政村聯合鬥爭大會上，準備退出五百塊白洋，和劉汝功一商量，劉汝功叫他報成四百四十二，劉汝功私用了十塊。第三件：貧農張生全親眼看見有一天夜晚，地主劉紹英的老婆，拿了兩個大包袱，送到劉汝功家裏去，劉汝功死也不承認，並悄悄去安頓劉紹英的老婆：「打死你也不用說。」可巧叫貧農郭有風、高乃大在門外聽見了。他才乖乖地把三十二件衣服拿出來。

流氓薛貴兆在柳溝　拉攏中農，勾結封建　鬥爭貧僱農代表

柳溝貧僱農在自發鬥爭中湧現出的一些積極份子，參加了土地改革聯委會，經常到外村工作，本村的野鬼流氓薛貴兆，便趁機胡拾翻，打算和貧僱農爭奪江山。這傢伙是招賢劉饋莊人，從小就賭博，串戲場，日本人佔離石的那幾年，當了僞警備隊，日本投降後，跟他老子薛永甫，到柳溝煤礦當頭工，與富農張彩雄的嫂子同居，又和富農惡霸張候五的女子打伙計。土地改革中間，因他認識幾個字，羣衆用他記賬，慢慢的他便想掌權，他知道大家思謀訂村主任劉丙華爲富農，就偷告劉某去，把劉某拉攏起來，又把村書記安居理（中農）拉作手爪（因安居理企圖娶地主惡霸郝尚玉的老婆，貧僱農沒有允許），和富裕中農李吉茂、張汝平，富農景彩是兄弟一幫子，圖謀造成勢力，打擊貧僱農，破壞土地改革。之後，他們又去拉攏貧農李建安，說：「你們後村貧僱農就說不照顧了」李建安頂了他一句：「我要甚有甚，誰不照顧？」就走了。他們又去試探貧農孫世金：「打倒郝尚玉，咱村還有惡霸啦沒了」孫世金又給他們舖個釘子：「問衆人去！」他們便向中農中間進行挑撥說：「現在甚事過來過去都是貧僱農，克底把中農不當人看，一村子事都叫外來戶掌握了，咱坐地戶就沒人看得起！」於是薛貴兆、劉丙華等就召開了一個中農富農和地主婆姨（因爲地主尚在扣押）的大會，要鬥爭貧僱農代表景永琪、張福全（均是貧農），並準備繼續鬥爭行政村土地改革委員會正副主席郝尚維、前任村長高貴良，分隊長劉福旺，企圖把整個貧僱農都壓下去。這個大會開始時，貧農孫世金怕景永琪、張福全吃了虧，便悄悄的告給他們：「人家要懲典你們呀！咱的人都不在，可不敢硬，鬆鬆的放下，等咱的人回來再說。」上了會，薛貴兆在後頭當軍師，劉丙華便出來跳躂，指着他們的鼻子問：「你們兩個是惡霸不是？羣衆不是？一村子事都由你們掌握不是？……」這時，行政村土地改革委員會主席孫福保，正從後山參加代表會議趕回來，薛貴兆、劉丙華等就假意請他到會上去提意見，孫福保即嚴格提出：一、地主婆退出會場；二、貧僱農爲幹部問題，交貧僱農處理；三、中貧農中間有意見，在一家人會上解決。這樣，薛貴兆、劉丙華才沒敢再鬧下去，散了會。

師莊、窯坪塌貧農，互相作了檢討，自己不留心，叫壞人鑽了空子，又加緊團結起來。（石丁）

舊「幹部」劉家弟兄　破壞窯坪塌與師莊羣衆的團結

窯坪塌行政村舊支書劉觀鳳（原稿未寫出成份），有三個姪兒，一個叫臭女子，一個叫四女子，一個叫五女子，臭女子當村主任，五女子以前當過中隊長，以後又頂農會幹事，又頂分隊長，四女子參了幾天軍，裝病回了家，一村子事叫他弟兄們把握定了，誰不順他們說話，他們便說：「你什麼思想？坦白吧！把你的包袱打開衆人看看。」嚇得誰也不敢說話了。師莊有個張汝明（中農），他姐姐後緣時，是窯坪塌劉增桂（中農，當過村書記，很不正派）的媒人，使換了一石米，張汝明很不滿意，張汝明有個外甥，叫任五斤，在劉增桂家做覺生短兩個月工錢，計米五斗六升，一直拿不上，因此也很不滿意，臭女子弟兄們和劉增桂弟兄，以前打過架，存私仇，土地改革中間，他們就趁機挑動事非，進行破壞。當師莊羣衆正熱火朝天在鬥地主，劉根成（五女子的堂兄）就去對張汝明說：「窯坪塌把劉增桂扣起來了，你還不去提意見，鬥他狗日的。」張汝明便向師莊羣衆會上提出。兩個青年張香元、李候兒（均貧農）一股火勁，便去窯坪塌把劉增桂連他哥哥增恆、增元，一齊扣到師莊，打了一頓，要了一石五斗六升米。窯坪塌的人都不同意，臭女子兄弟便又挑撥窯坪塌羣衆說：「師莊欺負咱窯坪塌」，把窯坪塌的羣衆火頭起來，便下通知請師莊羣衆到窯坪塌開會，把張香兒、李候兒像鬥地主一樣鬥了一陣，又捆了一繩子，羣衆都沒有動，是四女子、劉根成親自動手捆的，行政村委員吳生有制止不住，退了會，回頭四女子等又向劉增桂兄弟賣好說：「不是咱弟兄們，你家弟兄還不是白挨師莊一頓打。」師莊羣衆受了氣，回去情緒低落，地主也不鬥了，窯坪塌的委員、代表都怕出亂子，也不願意管事，村裏就由這一窩「女子」任意跳躂起來，鬧得師莊窯坪塌兩村羣衆不團結了。

會上，貧僱農聽到這些情況，立即派人把劉汝功、薛貴兆、劉根成等扣到大會，鬥爭後，決定：撤了劉汝功農會幹事的職，開除農籍。薛貴兆送回原籍，交羣衆處理。劉丙華、臭女子撤去主任職。會後，劉家圪墶貧僱農正澈底整理村翻身委員會，柳溝貧僱農與中農開了個會，中農們表示過去瞎眼，跟上野鬼走錯了路，以後要堅決跟上貧僱農走。

編後話

柳溝等村事件　應引起各地嚴重警惕

從臨縣窯坪塌、李家塔行政村貧僱農會議上揭發出劉家圪墶、柳溝、師莊與窯坪塌等村的事件上看，其情況雖然不一樣，可是正如該兩行政村貧僱農會議上所認識到的，這些事件都說明了這些村莊雖經過貧僱農自發的鬥爭，有的貧僱農是起來了，但「還沒當了家」，像劉家圪墶的劉汝功「一不是委員，二不是代表，却把羣衆卡得緊緊的，連土地改革聯委會委員郝應全（貧農）在村中都不敢說話。」而在柳溝的流氓薛貴兆竟然混在貧僱農的陣營中，活動中農，勾結封建份子，最後竟然敢召開中農、富農和地主婆姨的大會，鬥爭起貧僱農代表來，而該村貧僱農竟不敢起來制止。至窯坪塌劉家壞蛋一窩子依然原封未動，兩村羣衆一直未能識破其奸（或者有的羣衆識破也不敢揭穿）。這些現象，都很斷然的說明這些村莊農民，與地主富農以及一切封建份子的界綫原來就沒有很好的劃分清楚，貧僱農的核心領導，貧僱農的力量還沒有強有力的形成，這是可以肯定的了。爲什麼沒有形成呢？報導中沒有寫出來，這是工作團應該很好研究與檢查的。在已經初步發動與進行過鬥爭的村莊，如何繼續發動貧僱農與提高貧僱農的覺悟，爲貧僱農撐腰，純潔貧僱農的組織與領導，有的地區甚至重新來過，評成份，查階級，再召開貧僱農大會，都是必要的。像柳溝劉家圪墶等村的情況，有許多地方也會有的，這應引起各地土地改革指揮機關及各工作團的嚴重警惕。

我八、九分區地方武裝　殲敵保警隊等八十餘

（新華社呂梁八日電）八、九分區地方部隊，連日於敵據點附近痛擊閻匪保警隊與編村武裝。上月二十九日我某部於陽曲西六十多里之煤洞溝（石千峯南），打擊閻匪自衛隊十餘名，斃敵一名，傷二名，繳步槍六支，小砲一門。同日，另一部於孝義西三十餘里之南營、土京痛擊閻匪編村，斃敵十名，生俘三十二名，繳步槍二十餘支。本月一日，田屯閻匪編村武裝一部出擾，被我殲其一部，俘特派員以下十二名，斃二名，繳小砲一門，步槍六支。以上戰鬥，我作戰部隊無一傷亡。四日，我九分區某部於辛金村、榮莊村之間（臨汾北三十餘里）打擊閻匪洪趙保警隊百六十餘人，殲敵一部，其餘狼狽逃竄。計俘敵十七名，斃敵七名，繳輕機槍二挺，小砲一門，子彈四百餘發。此役我輕傷一名。（劉堅）

衛生部岢嵐生產隊混入異己份子搗鬼

今春非法調劑群衆土地的調查

——軍區政治部特派檢查員梁萬華同志調查報告——

編者按：五月五日，本報刊載賀富學、張登山等報導軍區衛生部生產隊，混入階級異己份子搗鬼，在岢嵐上西溝、桑窊等村，壓榨羣衆，非法調劑地的消息後，衛生部曾派孫鵬飛前往調查，並於六月二十六日登報聲明，完全否定該消息之主要精神。軍區政治部為了澈底查究眞相，曾於七月間特派檢查員梁萬華深入調查，發現衛生部派人調查極不深入，對生產隊特別是混入該隊之階級異己份子的違法行為，形成袒護，並未檢討自己。現梁萬華同志已將調查材料投本報發表，玆刊登如後：

衛生部生產隊在岢嵐三區桑窊、上西溝等五個自然村內，共非法調劑了十四戶的最好坪灘地五十六畝半，都是些陰坡潮灘大的好坪灘地。據該地老鄉們談：「寧捨十垧山梁地，不捨一垧坪灘地。」該十四戶中，貧農七戶、中農六戶、富農一戶。其中九戶，是因為欠生產隊的賬目（布、油、胡麻等）而被迫「送」地的。生產隊的負責人階級異己份子張喜旺（奸商地主，九月份已被清洗）曾藉口說：「我們生產隊結束呀，欠債的趕快還債吧！」當時有些老鄉窮！苦菜山藥蛋度日，無法還債，只得提出以地來抵押，張喜旺就跟着說：「那可以，但我們要好地，債可以緩後些還。」並囑咐欠債的：「如有人問，就說這地是自願送的。」另外五戶的調劑地，也是用請吃飯及欠債緩期，或通過私人關係，「送地給來」而來的，如桑窊村主任孫有孩送的四畝地，就是因為欠了生產隊的賬，生產隊提出要地後，而不得不給的。

生產隊在西溝等村羣衆中的反映也是不好的，該隊僱了兩個長工，到冬天就不用了，另一個老鄉郭五狗，去冬欠生產隊胡蔴六斗，到今年要還一石二斗，羣衆認為這和過去地主剝削差不多。混入生產隊充當隊長的異己份子張喜旺，在該地娶了兩個女人，特別去年在二區時，紙烟不離嘴，給老婆作上狐皮大衣，裝得依然是一個地主奸商的太太。他對羣衆還是地主態度，經常對羣衆發脾氣，有時提上馬鞭子去討賬，有些老鄉們聽到張喜旺去要賬，就得兩三天不敢回來，以致從去冬以來，很少有人去生產隊買東西，都為的怕張喜旺。

這些材料，在衛生部的聲明中，都是沒有的，而稱不嚴格檢討生產隊內部有問題和非法調劑地的錯誤，而極力去申辯說是羣衆自願自動的「送」地，並解釋成為「幹部和中農成份的羣衆」地，自動「送」地，實際「送」地的大多數為貧苦農民，要下的也盡是好坪灘地。生產隊雖然給羣衆解決了一部份口糧問題，而這種「送」地調劑地的作法，不僅違犯當時政府法令，而且也是沒階級觀點的作法，剝削了我們窮苦羣衆。其次，聲明中所講羣衆送地都是自願的，擁了軍又幫助了休養員菜金的困難，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據當地羣衆反映：「誰願意把自己的命根子送給別人，還不是沒有辦法。」聲明中對異己份子張喜旺在三區的違法破壞行為，一點也未提及，聲明的整個精神，只是用於如何反駁張登山等的報導，沒有虛心檢討自己，並揭露混進我們隊伍內的階級異己份子的罪惡勾當。為了澈底弄明是非，提高警惕，我提議衛生部負責同志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另外，衛生部派去調查該事件的孫鵬飛，騎着騾子，使羣衆不敢接近，羣衆反映：「衛生部派來了一個姓孫的來解決問題，那幹部一定不小吧，人家還騎着騾子咧！」以致當孫鵬飛詢問當地老鄉時，羣衆對生產隊有意見也不敢反映，這樣又怎能深入羣衆，怎能詳細了解眞相呢？這是值得我們今後注意的。

至於五月五日張登山等的報導，在某些具體情況上與事實也有出入的：如「調劑溝窯壕馬來慶地九畝」，實際馬某一畝也未調劑；調劑一孩麥地壕，孫七孩地六畝，實係西溝孫發旺（乳名七孩）地四畝；調劑「西溝王在紀等四戶，地十六畝」；實際只三戶，調劑了九畝。雜孩兒賣牛事，實際係雜孩兒的牛多餘了一條，自已用不過來而賣掉的，與原報導被逼賣牛，及聲明中的販布賣牛事，均不相符。抗屬張某給生產隊馱炭換蔴秖事，實係原說好二百斤炭換一百斤蔴秖，以後蔴秖漲價，就每百斤多換了廿斤炭，並非二百斤（原報導換二百斤）。貧農高留仁掏牛圈事，據該村許多老鄉談，高留仁被張喜旺推了一把，並非打了一巴掌。原報導闊平安老漢掏炕工資全未給，白勞動了的事，事實是：有一次，闊老漢去生產隊要工資時，值張喜旺回興縣有事，沒拿上工錢，生產隊上放牛官張得勝開玩笑說過：「你炕掏得不好，還要什麼工資。」後來工資都拿給了。所有這些報導失實的地方，是要投稿者負責的。

興縣賀家會村公所

維護封建欺壓羣衆

農代會上將村長賀常桂等扣押

（興縣訊）上月十七日，賀家會行政村召開農民代表大會，解散被地主富農所掌握的村公所，由農會臨委會代行職權。代表會上大家揭發村公所維護封建利益，欺壓羣衆的種種罪惡：自減租以來，封建勢力有計劃的分散頃地，保存好地，直到今春，大量地、谷地宇、常方頭等村的地主富農仍出賣房窰，高價出租窰洞。賀家會貧農侯細用一大石米買了地主五十多垧地，侯聽說土改要退價，他去要求，村長賀常桂（富農）還說：「政府的法令，不能退價！」四五年號召增資，賀家會貧僱農聽到，向掌櫃要求增資，村長賀常桂和一把子地主富農商議，頑抗增資。他看見僱工李麻孩抽紙煙，就說：「你這樣浪費還增資?!」迎面摑了兩個耳光，結果工資沒增成。同時還故意壓低工資（二升壓到一升半），限制貧僱農打短攬工的自由，說是「政府的法令」「本村有人僱用，不能出外村攬工。」賀常桂每年僱用三個長工（一個放羊的），還要羣衆給他幫工。去年還說家裏沒辦法，向上級預借了三個月給養米。這次工作團到了該村，賀某又混入貧僱農小組，替地主富農說話。扣起地主後，禁閉室裏如做館子（詳情見十一月十七日本報二版），供地主享福，也是村公所佈置的，地主史士雨逃跑，也是賀常桂們的鬼把戲。支書王紹山（富裕中農），羣衆稱他「溝岔王」，一貫包庇地主，私得地主財產，賤買地主傢具。常委康俊德（富農）每年吃貸糧，派羣衆幫工。今春調劑水地，他一個人就種了七八分水地，兩畝瓜地，並竊取羣衆清算出地主的財物，羣衆從他家搜出來還不承認。他聽到土地改革，搶佔住地主的好窰洞，私自借給地主富農許多糧食。民兵中隊長張旺泉（破產地主）貪污腐化，姦淫婦女，這四個壞蛋，都已被羣衆扣押了。（孫振業）

保德橋頭行政村

各村代表名單互相傳閱審查

（保德訊）二區橋頭行政村，自貧僱農大會後，參加會議的貧僱農回到村裏，即分別向中農宣傳，組織新農會，也仿照貧僱農大會辦法，根據兩個條件，進行五相審查：一、同大家一致，不分裂團體的；二、同地主沒有聯系的，對於個別愛翻話的人和壞幹部都暫不讓參加。醞釀選舉代表條件後，決定僱貧中農二十五人中產生一個代表。各自然村提出代表後，把名單再轉送各村審查提意見。郝家里提出緊抗聯主任白計保，外村說附上意見，說他是舊幹部有落思想，提議另選。別人；白家莊提出三個代表中有兩個退伍軍人，外村也提意見說：「咱們的事他們底不清，他們的底咱們也不清」，要進行重選。桑園村提出舊主任霍奶仁，外村很多人都反映：「霍的作風不好，想法也不對，本是老中農，趁土地改革另家成了貧農，這種人不能當代表。」橋頭村由三個閭的貧農團進行審查，不合適的都一一更換，最後選出代表二十五人（貧僱農二十二人，新中農三人）。代表會討論了門地主的問題，建立起村臨時農會，選出新農會委員九人（貧僱農八人、新中農九人），代替村公所工作，後來，新農委二命因為同富農倉小牙姦嫉有過勾搭，在清算時表現不堅決，並發生包庇現象，貧農團會上，撤消了他的代表與農會資格，並進行了嚴格批評。以後補選貧農王羊羊為農委。橋頭五閭代表扣小子，自當上代表不好好領導大家，把他撤換後另選。（白冷）

五寨城關群衆

開除「四朝紅」出黨

（五寨訊）城關自發運動開展中，羣衆鬥爭投機份子農會秘書周志林，羣衆稱他是「四朝紅」——舊政權時「抖的紅」，日本人來了一紅上紅」，新政權回來「假賀紅」，地主門上一跑的紅」。他曾當過閻錫山的「城市農會」負責人，日本人來了，他兒常「警備隊」，他伙勢欺人，解放後任市農會副秘書，起地主路線，臨[illegible]窮人。大會開始，僱農人滿意說：「過去咱們有意見不敢提，今天[illegible]」[illegible]

五寨梁家坪貧苦兒童

剝掉地主孩子的衣服

（五寨訊）十一月十八日早上，梁家坪兒童鬥爭地主兒子肉喜子，貧農馬昌仁的兒子馬海用小手指着他問道：「你頭上戴的帽子，身上穿的皮襖，腳上穿的鞋：是那裏來的?!」九維子也說：「借上你家有錢有勢，出來街上歌大家小，還說我們是窮神，不和我們在一打耍，嫌我們的兒子。」在鬥爭大地主程仲科時，張三小說：「你家大人怕羣衆鬥爭，裝的沒吃、沒穿、沒燒的，叫你出來尋柴，在東台梁上把我的柴偷了，我向你要，你說我無賴你，把我踢了兩腳。」貧農狗拴子更揭露說：「你家把炭埋在地底下（四千餘斤），漏炭沫子，你出來偷人家的柴，你為甚要長那三隻手子?!」最後十六、七個兒童把肉喜子頭上藏的帽子、腳上穿的鞋換給張交其（係僱農張從喜的兒子），把地主程仲科的皮襖脫給九維子（係貧農胡存如的兒子，現上身還只穿一件又破又爛的單衫）。這一次調換衣服六件，還鬥爭出銀洋兩元，銅元、麻錢及其他用具等一部。（洪泳）

衛生部關於岢嵐生產隊混進階級異己份子

以致今春非法調劑群衆土地問題的檢討

今春我們駐岢嵐的生產隊因混進階級異己份子張喜旺充當隊長，曾非法向二三區桑坬等五個自然村調劑了五十六畝半坪塔地的問題，在報上未登出以前，我們領導上曾聽到在岢嵐生產的人回來說：「那裏的羣衆，因去冬我們把過去開荒的許多好地都送還他們了，現在他們的地多，種不過來，又感激歷年對他們的幫助不少，所以情願送給咱們一些菜地」（實際上並不是這樣，而是去報的人捏造的）。這時我們（指領導上）也正趕上忙就糊糊塗塗地未追問這事情的眞相，並很含糊的答應着說：「既然是羣衆不種，要送給咱們，那就可以種麼！」以後我們再沒追問過，因此使這問題更加發展了。這也說明我們沒有領會了邊區財經會議的精神，而是官僚主義地既不迅速調查事情的眞相，又不及時制止動用羣衆的土地（假若說就是羣衆果眞種不過來給我們種，在那時的情況也不應接受，而應無條件的幫助之），這是錯誤其一。

當五月初報上登出這一消息後，我們看到確是嚴重，便迅速派人去一面了解眞相，一面將土地無條件的退還羣衆，並處理有關一切事宜。隔了半月後，派去的人回來彙報中，我們聽到有些事實與原報上登的不符（事實已在上次報上的聲明中講了），同時又聽到在退地中有個別的老鄉提出要送休養員一些菜地，甚至有的老鄉（如羅孩兒）還質問報上為什登的不實際呢？還有的老鄉如張有孩等人說：送地確是我們自願的，並非是壓榨來的（當然如我們不向他們要賬，或給些口糧等，羣衆也不會拿命根子給我們）。所以我們便對原報導不滿起來，覺得調劑地雖是非法的，但也並不是像原稿上所說的用壓榨羣衆的手段來搞的呀！而在某些地方還照顧了羣衆，如送糧借牛等，甚至比他自己種也不見得收獲小（就是這樣也是非法不應該如此），為什麼要加這樣嚴重的帽子呢，豈不是故意誇大是非，造成影響不好麼？於是我們在表面上雖已迅速處理了，但在思想上則沒有完全接受其錯處，對自己的領導則沒有很好檢討。特別對混進該隊之階級異己份子張喜旺本人在那一帶確實有許多剝削壓榨羣衆的罪惡事實，如對羣衆態度很蠻橫，借公濟私等，都沒有揭發。今天在三查和反客里空運動中，我們深深覺得過去那種態度是錯誤的，上次聲明的精神，並不是虛心地檢討自己領導上的毛病，而是專門批駁那篇原稿，實際上我們生產隊在岢嵐的調劑地，完全是非法的，是與財經會的決議也即是黨的決議以及政府的法令相違背的。這也說明我們在思想上行動上還沒有澈底貫澈財經會議的精神。那篇原稿的主要精神是對的，其中有少數事實不符或多少有些出入的地方，雖也值得檢討外但還不能說是顚倒是非，或故意誇大等。我們除在思想上認眞檢查外，特向讀者及報社編者致歉。　軍區衛生部

包圍海陽城痛擊增援匪
我軍殲敵六千八百餘
〰困守海陽匪突圍未逞仍在我圍困中　金口地區我完全打垮來援匪三個旅〰

（綜合新華社華東前綫十日電訊）解放軍自上月八日三面包圍冒險竄入海陽城之蔣匪整五十四師，迄今一個月，敵數度突圍未逞，同時，自上月二十五日至本月二日，我軍又在即墨東北七十里之金口地區，完全擊潰蔣匪增援該城之三個旅。我軍已殲敵六千八百餘人。

上月五日，蔣匪整五十四師師部率其八旅全部、三十六旅兩個團，共五個團兵力，自萊陽城冒險竄犯，僅留三十六旅之一零六團困留萊陽。解放軍即一部圍困萊陽孤城，另部於八日完成對竄入海陽蔣匪之包圍。海陽三面環山一面臨海，蔣匪發覺陷入重圍後，即急圖突圍逃生，但多次均被擊潰，終未得逞。十四日，蔣匪以三個團兵力，分向海陽以西及西北突圍，當在城郊與我激戰終日，匪被殲千人後，縮回城內。十七日一天中，匪數次四突，又被打退。二十一日，匪兩個團使用毒氣，猛犯城北制高點玉皇頂，經激烈爭奪，亦爲我全部打敗，殲敵七百餘名。廿七、廿八兩日，我軍冒雨出擊，即予城郊匪以重大殺傷。總計一個月來，我共殲匪三千二百十二名，而海陽蔣匪仍在我圍困中。

蔣匪妄圖解救海陽之圍，於上月二十四日，將剛由膠縣逃至即墨北四十里靈山之整五十四師一九八旅，倉惶冒險東調，廿八日，該匪竄至金口、上下仙遊、覡子灣一綫，即突遭我包圍。二十七日，青島匪首范漢傑乃復急令待運南逃之整九師七十六旅及駐守靈山之新七十四師五十七旅，兩路馳援正被圍殲之一九八旅，但蔣匪五十七旅先頭部隊竄至靈山東北牛齊埠，尚未敢與我交鋒，即掉頭鼠竄，匪七十六旅則竄至金口東南之直阡、臥牛山一帶。二十七日晚，我發起攻擊，首將竄入金口之一九八旅的一個團，殲於仙遊，次日上午，復於臥牛山一殲匪七十六旅二二七團。二十九日，匪五十七旅兩個團在九輛坦克掩護下，再次由靈山東犯，但剛出十餘里，即被我兩路將其擊潰，燬坦克兩輛。至本月二日，各股蔣匪在我痛擊下，全綫向西南潰退，其東援海陽之企圖即告完全粉碎。是役共殲蔣匪三千六百餘，繳獲火焰噴射器兩具、迫擊砲、六零砲六、火箭筒十二門、輕重機槍五十九挺。

膠東各軍分區基幹地武
兩個月殲敵近萬人

（新華社華東十日電）膠東各軍分區基幹地武九、十兩月，在當地廣大羣衆民兵支援下，殲敵近萬。據不完整統計，大小戰鬥共四百七十一次，斃傷敵營長以下五千七百六十五名，生俘敵鄉隊長以下三千九百二十七名，繳獲甚衆，並毀敵汽車五十八輛，風船十三隻，收復麻閘、水溝頭等據點十餘處。

（新華社華東十日電）青島市郊及即東（新設縣）游擊隊積極出擊，自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共作戰十七次，斃傷俘敵七零三名。青島武工隊曾以傷五亡二之代價，斃傷俘敵一一六名。兩週來，並燬毀敵風船十五隻。

宋埠作戰戰果
殲敵二千四百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十日電）前綫司令部頃公佈宋埠作戰戰果稱：此役共殲滅麻城蔣匪縣政府全部及該縣九個保安中隊、九個偽鄉公所全部，無一漏網，共計斃傷俘麻城縣長羅紹健、湖北警保處中校股長呂蝶、洗保總隊長范榮彪、教育科長管賓彬、總隊副張恆民等以下二千四百七十五名，繳獲重機槍三十二挺、步馬槍九百八十二支、各種砲彈一百五十餘發、子彈四百餘發、其他軍用品甚多。

又訊：皖西人民武裝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中，在霍山東南地區將流竄該地之蔣匪全部擊潰，俘敵七十餘名。

膠東我軍收復黃縣城
沿海重鎮黃山館亦告收復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日電）解放軍於七日收復黃縣城，侵踞該城之蔣匪整八師四十二旅所部向龍口逃竄，黃縣西南五十里沿海重鎮黃山館亦同告收復。按黃縣城係於九月廿七日被蔣匪侵陷。

華中我軍乘勝南下
直搗如臯南通外圍
攻克兩強固據點全殲守敵千餘

綜合新華社華東前綫十日電訊：華中前綫解放軍於掃清海安以東李（堡）栟（茶）綫蔣匪後，乘勝南下，直搗如臯、南通外圍，六、七兩日，連克如（臯）掘（港）綫重鎮馬塘及南通東北之五總埠兩強固據點，全殲守敵保安隊近千人。現攻勢仍繼續擴展中。華中南綫地武配合出擊，於上月廿六日夜橫掃靖（江）泰（興）綫廿餘里，我無一傷亡，斃俘匪區長趙家驊以下一百廿餘名，摧毀昆盧市、河灣、張家橋、烏石橋及泰興城西長江右岸重鎮新鎮市、蔣垛橋、觀音堂、堺家港等八據點，恢復靖泰長江邊淪陷六個月的二千四百平方里土地。二十七日，長江邊五圩港之敵亦倉惶撤退。如臯地武即在如（臯）新（生）港之磨頭，俘匪中隊長以下二十餘名。另部地武在南（通）如（臯）綫上，掃蕩白蒲附近匪偽，亦殲敵一部。以上各役，共繳獲輕重機槍九挺、小砲四門。

在上月三十日至本月三日的李栟綫戰役中，我計殲蔣匪正規軍二十一師一千七百餘名，內生俘四三七團團長何軍章，副團長龔榮徵以下一千四百九十八名，殲蔣記保安隊、「還鄉團」等一千七百餘名，內生俘一千六百餘名，繳獲各種砲六十九門、機槍一百零八挺、長短槍八百六十一支、彈藥一批、汽車三輛及其他軍用物資很多。

向獨立和平民主英勇邁進
〰一年來蔣區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

過去的一年，是蔣管區學生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空前高漲的一年。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蔣介石賣國獨裁內戰的精神，貫串在整個運動中的每一環節，它標誌着蔣管區人民力量的日益壯大，政治覺悟的日益普遍，與蔣美在華統治危機的日益深刻化，以英勇的行動，揭穿了蔣家匪幫禍國殃民的奸賊面貌，教育了蔣區廣大人民，並清除了他們對美蔣幻想。它推動了和組織了蔣管區城市愛國民主運動，成爲自今年及末以來中國全國性反帝反封建革命新高潮的一部份，並逐步向着祖國獨立民主和平的目標英勇前進。

五十萬學生捲入抗暴運動
衝破蔣特迫害堅持三月餘

一年來蔣管區的學生運動，曾經歷了三個高漲。第一個高漲是出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晚北平美軍強姦案而引起的抗暴運動，這是蔣管區人民對美帝扶蔣侵略中國與蔣介石賣國的積憤的爆發。當美軍皮爾遜強姦北大女生沈崇慘案傳出後，平津京滬學生震怒異常，立即罷課遊行示威抗議，並提出立即撤退全部駐華美軍，嚴懲美軍兇手，向中國人民公開道歉，制止以軍火援蔣內戰，廢除蔣美商約、空運協定，反對蔣匪對外賣國等要求，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支援。在鬥爭中，各地學生曾週成立了「抗議美軍暴行委員會」，「沈崇後援會」，作爲臨時的領導機構，並展開了街頭抗暴宣傳，發動簽名呼籲美軍撤退運動及愛用國貨抵制美貨運動。這一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衝破了蔣匪特務的破壞、阻撓與迫害，繼續堅持了三個多月，捲入這一鬥爭的學生在五十萬以上，遍及蔣管區數十大中城市，它有力的揭露了蔣介石賣國的醜惡面目，迫使美國帝國主義不得不撒騙的宣判了美軍強姦犯皮爾遜十五年徒刑（八月十二日，美海軍部又已無恥的宣佈撤消），它鼓舞中國人民反對美蔣爭取祖國獨立民主和平必勝的信心，有力的推動了蔣管區的愛國民主運動。

赤手空拳與蔣匪搏鬥
英勇地反飢餓反內戰

第二個高漲是五六月間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蔣介石進行反人民內戰，破壞生產，膨脹通貨的結果，造成今年五月間蔣管區各地物價飛騰，全以徵兵徵糧與慘重的苛捐雜稅，使蔣管區人民普遍感到活不下去。五月四日，上海學生舉行反對官僚資本囤積居奇物價狂漲的示威遊行後，開封河大、南京中大、蘇州東大等校繼之罷教罷課示威，平、津、渝、蓉、各地紛紛響應。學生們提出提高公費，改善教職員公教人員待遇，提高教育等要求。蔣介石非但拒絕了這些要求，而且在五月二十日，同時在京、滬兩地動員了軍警憲兵特務騎兵，向學生們毆殺，造成震動世界的「五廿慘案」。鬥爭口號隨即擴展爲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反對徵兵徵糧，打倒官僚資本，清算貪官污吏，制止物價狂漲，嚴懲暴行兇手。罷課、示威、遊行、街頭宣傳，在蔣管區各地猛烈展開，蔣匪慌張的動員了大批軍警特務，在各地以極其殘酷的逮捕屠殺，對付徒手學生。在南京，學生多人被蔣匪槍殺或打瞎眼睛、打斷肋骨，但學生們仍搶奪蔣匪水龍武器，英勇反抗。在武漢，蔣匪以美製達姆彈打死武大學生。在上海，美憲兵協助蔣警逮捕學生。蔣匪的殘酷鎮壓，並未能遏止學生們的英勇鬥爭，六月間，領導蔣管區學運的華北及全國學聯相繼誕生，學生們組織了訴苦隊，以戲劇歌詠口號控訴蔣匪血腥罪行，並展開募捐營救運動，積極發起救援被捕及受傷同學，並於七月間組織學業保障委員會，與蔣匪大量革退學生解聘教授展開抗爭。八月間，上海及平津展開愛用國貨運動，學生們在街頭宣傳愛用國貨抵制美貨，依靠自己的奔走與社會人士的同情，解決蔣匪所加於學生的經濟迫害。這一階段學生們英勇鬥爭與蔣匪殘酷的鎮壓兩方面的事實，有力的暴露了蔣家匪幫不要和平反對民主的法西斯本質。

爭取自由反對壓迫
不達目的誓不休止

第三個高漲，是十月、十一月間蔣管區學生爭自由反壓迫運動，這是今年夏秋間蔣匪逮捕屠殺及大量革退學生解聘教授的直接結果。在此時期，蔣區學生處境較前更爲險惡，蔣匪迫害亦較前更爲猖狂，但爲了抗議蔣匪的逮捕學生，十月間，北平學生又爆發了四次罷課。十月底，反迫害爭自由的火焰，即以蔣匪殺害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烈士爲導火綫而迅速展開，罷課遍及杭、京、滬、平、津、昆明、廈門等地，號召同學反對蔣匪壓迫，爭取自由，反對法西斯逮捕，並要求嚴懲屠殺于子三烈士之兇手及立即釋放蔣管區各地被捕學生。爲了貫徹上述正義要求，控訴蔣匪屠殺罪行，各校紛紛發表告師長同學書，告全國同胞書，召開反迫害會及于烈士追悼會，其中浙大曾三度舉行爲期各一週的罷課。北平五千學生衝破蔣匪阻撓，舉行追悼大會。昆明三十餘大中學二萬餘人，兩度總罷課，在示威遊行中，提出「不達目的誓不休止」的堅決口號。在學生堅決鬥爭中，蔣匪北平行轅終不得不被迫釋放了在案」中被捕的四位學生。

學生覺悟空前提高
對美蔣幻想一掃而光

這一年來，蔣管區學生運動的規模是空前的，捲入鬥爭中的不祇有大學專科學生，而且遍及中小學生及教職員，論人數、地域、鬥爭的持久性與其尖銳性，以及運動中所表現的組織的嚴密、鬥爭的頑強和所受蔣匪的迫害，均遠遠超過「五四」「一二·九」兩次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學生運動。學生們在鬥爭中，高度表現了勇敢堅決沉着的英雄氣慨，獲得全國人民的熱烈同情與支援。

經過了一年來的英勇鬥爭與蔣匪血的教育，蔣管區學生的政治覺悟是空前提高了，動員的隊伍是空前壯大了，每次運動幾乎各校都全體參加，日寇投降後三青團在各校橫行猖獗的情形，業已一去不復返。蔣家匪幫一年前尚能蒙騙一小部份學生，如去年的反蘇遊行，現在則已因獨裁奸賊面目暴露無遺，爲全體學生所深恨唾棄，因而，蔣匪採取血腥鎮壓，與全體學生爲敵。今年春天，學生們還要求蔣匪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到了六月間，北平學生就在北大民主廣場上宣稱：「獲致中國民主的唯一方法，是用我們的血，打倒獨裁者。」北大壁報聯合版「我們的態度」一文，主張追究清算蔣匪反人民內戰的責任。學生們已經清除了對蔣美的任何幻想，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軍的大反攻，今秋開學以來，平津各校壁報紛紛報導人民解放軍大反攻的節節勝利，認識到祇有以武力徹底掃除蔣美的統治，中國才能獲得獨立民主與和平。

深入工廠農村
與勞動人民結合

蔣管區學生在鬥爭中，已經體驗到學生祇有與勞動人民相結合，才能有效地爲中國革命的勝利服務。今年二月間，重慶各校學生的抗暴宣傳已經深入農村。三月十二日，廣西容縣成城中學學生在校長黃未若領導下，揭竿起義，參加桂東南的農村人民武裝。六月間，平津學生進入工廠農村，展開反飢餓反內戰宣傳。八月間，上海學生紛紛到浙東及返川滇黔，深入農村，推行動員與教育羣衆工作。

一年來蔣管區學生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已使蔣區廣大人民認清了美蔣是中華民族的公敵，並以其英勇行動，指出團結就是力量，祇有堅決鬥爭，才能從死裏救生，知識份子祇有與勞動人民結合，才能打倒蔣介石，實現獨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國！

關於「劉芝茂補充報導」之更正與本報撤銷康溥泉通訊員資格的聲明

刀戈同志關於康溥泉寫的「劉芝茂罪惡補充報導」的更正信（附後），指明了康溥泉又一次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在近千字的報導中，竟連錯了五六處之多，而其錯誤又非和一般的筆誤可比，特別是將兩個老中農寫成爲貧農，更是不可思議的。據抓樓溝羣衆之揭發，這個報導中，對羣衆不滿意的楊張犬起了包庇的作用，故不論作者是否有意這樣做，都是不可原諒的。

康溥泉過去是保德的通訊幹事，在報導上已出過不少岔子，在報社開展反「客里空」運動開始，最初就揭露了他寫的「下川坪統一分配鬥爭果實」的報導，在這個報導中，他和胡輔邦把該村富農路綫的分配原則，寫成是按貧苦程度分配的，於是抹煞了由於這種錯誤的分配方法所造成「幹部」和羣衆間的不團結，並把它寫成爲全村羣衆的大團結。後來，我們又接到張連國同志等的另一報導，證明了這一則消息與事實大有出入，曾給他去信追問查究，但他卻置之不理，於是在六月二十五日首次揭露「客里空」的時候，就把這個報導揭發出來，希望作者能加以檢討，但康溥泉對黨的批評，竟毫無反省之意，反而強詞奪理的向編輯部進行辯解，只承認他在編寫時「疏忽了他（指胡輔邦的報告，該報導是他根據胡的報告寫的。）的統計和材料有矛盾」（康之來信原話），所以「只看到下川坪工作優點，未發現其缺點」（康之來信原話）。信中充滿怨言和牢騷，並以極橫蠻的口吻，斥罵編輯部爲「輕信妄言」。我們接信後，爲了堅持貫徹反「客里空」的方針和教育康溥泉起見，特給縣委去信將他調來報社，他在報社住了二十多天，經過多次和他談話、開會，並一再指出他在立場和思想上的嚴重毛病。後來讓他又參加了報社「九一」反「客里空」的座談會，聽了李政委關於反「客里空」的講話。他對下川坪報導雖然也在口頭及書面上作了初步檢討，但他始終不能勇敢的正視自己的錯誤，從立場和思想上老老實實進行檢查，而是在大原則之下躲躲閃閃，自帶大帽子，不敢具體揭發自己的錯誤。因此我們對他的書面檢討，拒絕予以公開發表。最後，希望他在土地改革中好好鍛鍊，關於下川坪分配果實問題報導的公開檢討，可以回保德後，和胡輔邦一同徹底檢討後，再老老實實的寫來。可是他回保德不久，曾寄來兩則岳家溝、趙家溝關於自發鬥爭的報導，同時在他寄來的信中說：「一到了村裏總覺得農民對自己說的是：所答非所問，實際還是自己沒有眼光向下的求知精神，對農民的說話感到不耐煩。」這是康溥泉沒有決心去和農民羣衆站在一起的自白。這個問題，我們給他去信指出過，但並未引起他的任何反應。同時關於上次要他寫的檢討，在去信催促後，始於十月下旬寄來，其檢討精神與態度，依然和他在報社一樣，毫無轉變。這些事實，說明了康溥泉不能寫出貧僱農的情緒與要求以及有利貧僱農翻身事業的報導，並會在「不耐煩」的情緒下，寫出更多的有幫倒忙的消息，將會大大損害黨報與貧苦羣衆的密切聯系的。像這樣的人，是沒有擔任黨報通訊員的資格的。當我們列登關於鶯村鬥爭劉芝茂的報導時，雖然一方面考查了該報導係經縣委宣傳部長張志成同志審閱後，才決定採用的；另一方面這也是說明我們對康溥泉缺乏應有的認識和警惕，依然希望他能繼續做黨報的通訊員。這是我們的錯誤。我們感謝抓樓溝羣衆對該報導之錯誤的揭露與給予我們的教育，並決定由即日起撤銷康溥泉爲本報及新華社晉綏總分社通訊員的資格，並要求保德縣委對他進行嚴格的審查。

刀戈同志之更正信

編輯同志：

十一月十五日晉綏日報二版康溥泉報導的：「劉芝茂罪惡補充報導」一訊，當我對抓樓溝羣衆宣讀後，僅就關於抓樓溝楊張犬、張三子等二人的訴苦，他們提出錯誤的、與事實不符合的地方，有如下幾點：

楊張犬不是楊張大（按係改稿筆誤），他是老中農，並非貧農。楊張犬被扣縣政府是四一年的事情，消息沒有寫清楚。「縣長徐翔審問後，認爲毫無事實，並對楊張犬說：「你是被人冤枉了」，當即放回」。「你是被人冤枉了」一語，大家說：「縣長不會那樣說，那是楊張犬的話，他說縣長這樣說，鬼才相信。」

「四四年整風，劉芝茂又把楊張犬送到縣上……」等情，也與事實有很大出入。該年劉芝茂在一區任區委，楊張犬到縣上整風，並不是劉芝茂送的。把楊張犬整爲特務，是因爲他參加哥老會、說灰話等，羣衆提出整他的，不是劉芝茂「企圖陷害」。

張三子亦爲老中農，也非貧農。押送專署坐禁閉，只坐了四個月，並沒有坐二年。「張三子開乾糧舖，劉芝茂拿了送破鞋吃」，大家說沒有送給破鞋吃，張三子也親口對我講，他也沒有這樣說。

張青堂是南河溝人，非抓樓溝人。

刀戈　十一月廿八日

岢嵐縣書叢一平同志來信關於民兵查扣地主提獎問題的檢討

編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七日報紙三版對於我的去信所作的分析和批評，是正確的，我完全同意和接受。

首先，我對於這一問題很長時間確乎沒有在思想上求得明確解決。在分區討論作決定時，我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觀點上同意與接受的。當你們對岢嵐縣府的批評在報上發表時，我也認爲從理論上你們不提獎的意見是對的，但仍從遷就實際情況着眼，認爲暫時採用一下，也未始不可。後來，在我們土地改革工作團已推行工作的兩個區，因爲貧僱農已開始發動，民兵已決定解散，並由貧農團從新審查組織，提獎的決定已在事實上終止執行。但是仍以爲在其餘的三個區，工作團尚未去，還是舊有的機構和民兵，覺得仍是維持原決定的執行爲好。現在看來，這種觀點是有害的，這只是表示我對於組織不純的認識是非常不夠的。事實上目前這種組織不純，思想龐雜的民兵，只能是一個由羣衆路綫（以貧僱農爲領導核心的）加以改造的問題。而規定提獎也只會給其中壞份子作貪污訛詐以合法藉口，以致還影響到其他本質尚好的民兵，提獎實質上是只會有壞作用的。

其次，我在前封信上的着重點也是錯誤的，是從個人出發的。我對岢嵐與嵐縣兩縣府間的交涉具體經過是不清楚，但開始問題我是知道的。當時工作團尚未下鄉，岢嵐縣府一科長與江聲同志告我扣獲嵐縣地主財物已送回嵐縣，並說民兵要求提獎，我即告他可打電問嵐縣，並說分區討論有決定當無問題。以後情況因爲下鄉便不清楚，後來幾次回縣也未再問。你們的批評登出後，我認爲批評的主要點是在提獎上，對這一問題本身如前所述並沒有求得明確解決，而對於別的同志因爲執行我的傳達和指示而代我受批評，反而不能忘懷。因而在答覆通訊科同志來信時，在信尾上就加上那一段「順便提一下」，又記起這事，對問題本身仍模糊不清，重心只在辨明責任。這種態度是非常不正確的。並如你們的批評，對於這樣一個關乎羣衆利益問題，沒有積極徹底求得解決，反而斤斤於什麼「責任」問題。對岢嵐縣府同志沒有認眞從問題本身虛心研究進行檢討，更有失我應有的態度與職責。最後，我們已正式通知各村取消提獎的原規定，並報告分區。此致

敬禮！

叢一平　十二月二日

（編者按：在本文第一段中「……加以改造的問題」以下，及「而規定提獎也只有……」以上，還有一句：「對這種民兵，沒有提獎的規定，」我們把它刪去了，因爲這一句話，和一平同志以下的結論是矛盾的，這句話其所能起的作用，只有鼓勵那些所謂羣衆沒有發動起來的地區，還是可以提獎的，或給以藉口而實行提獎。而這對一平同志說來，或給他的思想上好像過去他們實行提獎還是對的，只是因爲今天羣衆發動起來了，提獎辦法才能說不對，或只是不必要而已。對這種看法，我們從這一段文章中，也可尋到其根源。他開始說：「我也認爲從理論上你們——指報紙——不提獎的意見是對的，但仍從遷就實際情況着眼。」這好像是說：一個是從理論出發的，一個是從實際情況出發的，過去之分歧好像只是從這裏發生的。其實，這樣把理論與實際對立起來的看法，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說不從實際情況出發的道理，也可說是理論，或者說理論上是對的，徵之實際是未必對的，那麼，這種理論只能是狗屁不值的教條而已。這裏不必多費口舌，只請問：決定提獎辦法或認爲在羣衆未發動起來時仍可用一下的看法，到底是由於對實際情況不了解或了解的不深刻不全面呢？還是由於只「遷就」實際情況而沒有「遷就」理論呢？或者是由於立場觀點上有毛病，才對實際情況的看法有了分歧呢？爲什麼對組織不純的認識是非常不夠呢？否則，報紙對岢嵐縣政府提出批評，是從實際情況出發呢？還是在那裏憑空說話呢？我們想這些問題事實上及一平同志來信中，也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了。爲了不因本文這些地方引起讀者思想上認識上的混亂與麻糊，因此把它提出來並提供一平同志參考。）

孝義鎮戰鬥

交城新華支社

我八分區地方兵團×部，僅以一戰士輕傷一個手指頭的代價，在兩小時內，大部殲滅由文水城附近出發，到孝義鎮搶糧之閻匪六十九師二零五團第二營。英雄們是這樣進行着戰鬥的：

十一月十八日，閻匪軍到了孝義鎮搶糧，孝義鎮是文水城與冀村鎮之間駐屯着兩個團的敵據點，僅只十里。戰鬥是必須在隊縫中迅速進行的。下午二時許，我軍猶如一神兵天降」，戰鬥行動便在匪軍側後急劇展開。急進在五導的最前面、沿着西村堡內溝壕南進中的第二班，於發現敵情後，戰士們三良神勇地輕步飛奔堡上，將朝村外擺着的一挺機槍按住，當三個「勾子」被驚醒時，已成了第一組的俘虜。現在，相距兩護村堡外匪又只有幾十米了，約一個連的「勾子」好像已在集結。具有決定性的爭奪戰開始了：一排長張作勝從側面衝進南堡門前，將三個守門的閻匪哨兵壓入門洞，並在兩個戰士協同下將其解決，掃清了護村堰後面的障礙。在短兵相接前，各排同時勇猛地隱蔽急進，不給敵人留一點準備間隙。護村堰被我奪取了，堰外三四十米處，匪軍們將四挺機槍就地架列起來；但在其射擊前一分鐘，我機槍突地一陣「嘩嘩嘩」叫響起來，緊接着勇士們便在一列手榴彈的轟吼中闖殺下去！匪軍立即散失了抵抗，抱頭鼠竄。接着，展開了一場猛烈的追捕戰，追在最前面的第五班，隨喊隨提的捕捉了十六名，提着兩把鐵鍁追下去的三排機槍班戰士李富年、李書元，也各握着一支步槍帶着兩名俘虜返回了。自動衝上來的六連第二班，在堵擊散匪中俘敵十二名，繳輕機槍二挺、步槍一支，勇士們將俘獲之人、槍交給連部，便又緊握刺刀向着逃竄的閻匪追過去了……

同時，我衝進村內的六連三排沿街南進中，突然在南街閣前百米處，與準備佔領街閣的近百名匪軍發生正面遭遇，勇士們毫不猶疑，我機槍立即猛烈地向敵掃射，兩個步兵班在街道兩旁，向敵喊起壯烈的鬨殺聲；匪軍陣營立刻亂成一團，驚惶失措的逃向村東堡牆外面，我勇士們佔領村堰，跟追中，斃傷敵十餘名，俘虜九名。剛剛一闖出東南村堡的我八連一排，於發現遠處隱約有敵騎逃竄後，便迅速猛追，一排副宋玉柱俘敵排長、砲手、騾夫及馱騾上的一門完整迫擊砲。將近黃昏了，正當我軍搜查散匪，檢點勝利品時，由閻匪營長親自率領，出發到馬村的一股「勾子」也返回孝義鎮了。一個匪軍通訊兵高舉着連絡旗，連喊着：「自家人，不要誤會。」一直至看出我軍時，才慌張地準備抵抗，但在匪營長指揮旗左右，隨即濃密的冒起了我一串炮彈的塵烟。於是再一次的追捕戰展開了：匪營長拋下了自己的乘馬、挎包、文件等，在黃昏中逃竄了，其餘的近百匪軍，半數爲我解放與擊斃。



行署通告

四七年度撥給各部隊機關過期未取的糧草款，索取存條準備以後取用。有的確實是頭輪困難……